

永远不忘阶级斗争

※

石碑記下的仇恨

本社編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編 者 的 話

在暗无天日的旧中国，万恶的地主阶级仗着反动政权、反动军队给他撑〔chēng念称〕腰，任意地剥削压迫我们劳动农民，作尽了恶，犯下了滔天大罪。这本书里说的几块石碑的故事，就是他们罪恶行为的证据。

这本书的最后一篇，是居岭庄村史碑，通过这个村庄解放前后的历史，我们可以更清楚地认识到地主阶级的罪恶本质，看到阶级斗争激烈、尖锐和复杂的情况。

地主阶级虽然已经被打倒了，可是地主分子还没有经过彻底改造，他们当中好多人还梦想复辟，妄想再骑到我们头上作威作福。我们一定要牢记几千年的血海深

仇，随时随地提高革命警惕，粉碎他们的一切阴谋诡计，保卫我们的社会主义江山，将革命进行到底。

目 录

欠债难还，逼刻跪像	1
地主作恶，赔牛立碑	4
给狗立碑，贫农受辱	7
逃避抓丁，活人装死	11
阶级仇恨，永远不忘	1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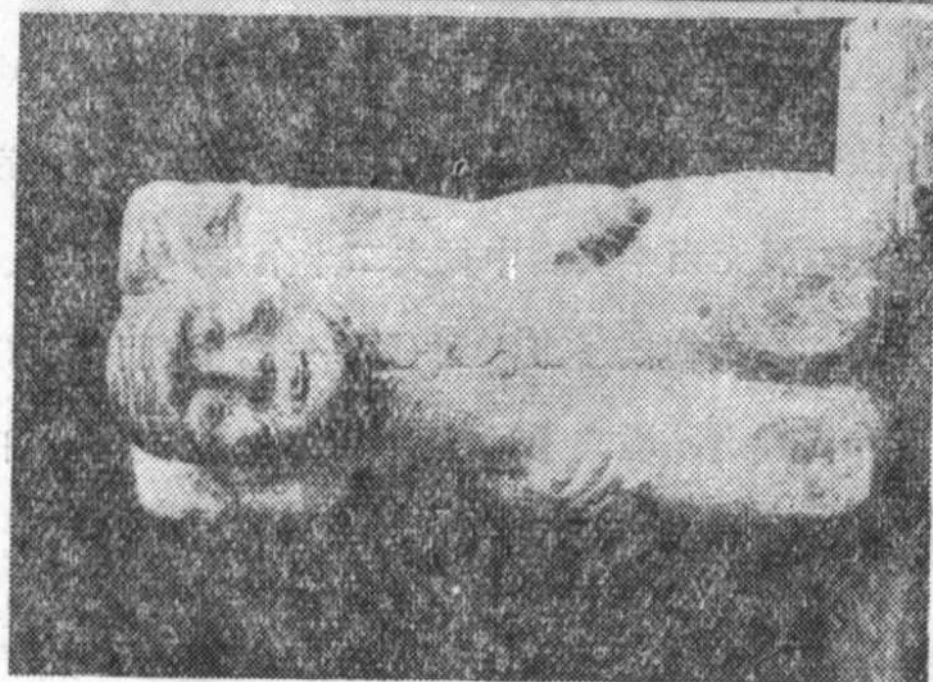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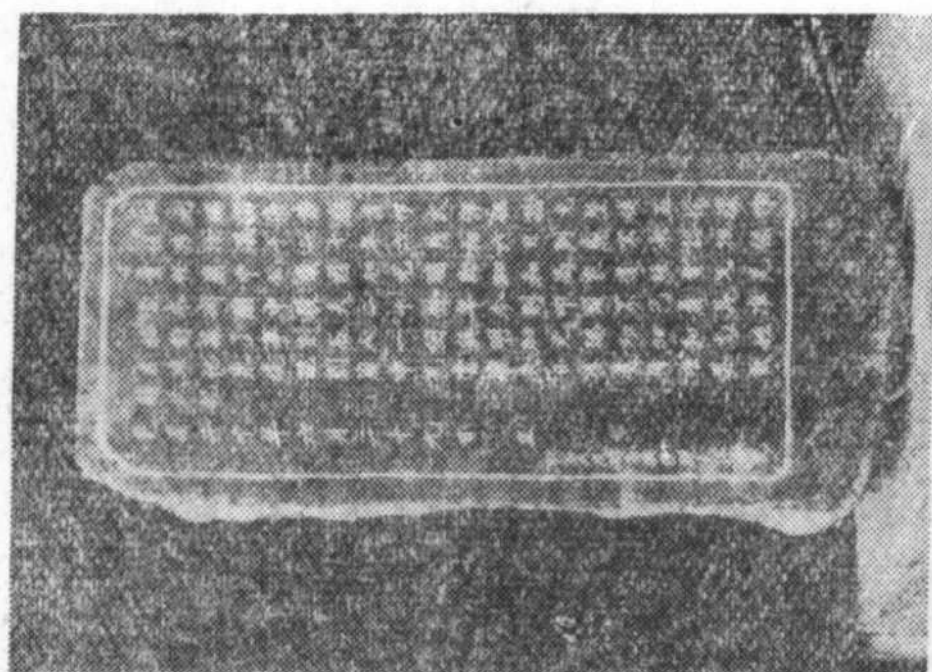
欠債难还，逼刻跪像

这个跪着的石雕人像，曾经在山西省稷山县城关府君庙的院子里放过许多年，它的背后，刻着这样一段文字：

加元瑞揭（借）府君庙案下大洋伍拾元整，系王徐深作保，乃徐深于二十年六月初六日到庙不承认担保责任。庙中公議，因加元瑞即加和尚家道极贫，又充当本关庙中役夫二十余年，今则叩头不已，着其准抽約据了事，刻石人一个，注明加元瑞即加和尚姓名，准其永远跪到庙中，充当庙夫。日后还債，准其取贖此記。

民国二十年六月二十九日立

这是怎么回事呢？事情的经过是这样：



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

清朝末年，加元瑞被生活所迫，向被地主杜保善、李年官等把持的府君庙借了一笔高利贷，后来偿还不了，就给府君庙当了二十多年庙夫，日子越过越穷，债务越拖越重。那些吸血鬼就勒逼他给自己刻一个五花大绑、跪着的石像，背后刻上上面那段文字。

就这样，加元瑞由于借了一点高利贷，被地主剥削了二十多年，债务还不算清。后来地主看从他身上再也榨不出什么油水来，就逼着他刻个石人像，对他进行侮辱。他们表面上说，“准抽约据了事”，实际上是用石刻的借据代替了纸写的借据，日后逼他的子孙后代还债。请看石人后面的文字，不是明明刻着“日后还债，准其取赎”吗！

地主作惡，賠牛立碑

在安徽省青阳县，有一块浸透劳动人民血泪的牛墓碑。这块牛墓碑的来历是这样：一九三七年，青阳县农民王毛伢和他的哥哥王和尚，租种了地主章凤鸣（又名章老虎）家十亩零四分水田。租地时，章凤鸣硬要把一条老得嚼不动草的水牛同时出租，每年牛租稻谷三石，章家还得随时用牛。王家为了租到田，被迫同时租下了这条老牛。经过精心饲养，牛才慢慢壮了些，也能下田干活了。章家地主见了眼红，有一天，把牛牵去狠狠地用了一个上午；到下午，王家用这条牛耕田时，只转了几圈就倒下累死了。老牛一死，章凤鸣硬说



是王家兄弟狠打狠用累死的，不光要王家赔牛，还逼着王家给牛大办丧事，提出要设灵堂，请道士，给牛念经超度，并要在牛墓前立碑。王家不答应，地主章凤鸣便威胁要把王家兄弟俩送到县里坐牢。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，王家借债请了三个道士，给牛做了三天斋，还给牛捧灵牌，哭灵，焚香烧纸，在牛墓前立了碑。章凤鸣还不肯罢休，就在这年冬天撕毁了租约，收回王家兄弟租种的田。不几年王毛伢就得病含恨死去了。

給狗立碑，貧农受辱

这块石碑，是三十多年前山东省荣成县恶霸地主张凤楷逼迫农民给他死去的“爱狗”立的。石碑正文是“遭祸冤狗碑记”，下款是“民国二十三年七月立”。

这块狗碑，是地主阶级作威作福，随意欺压侮辱劳动农民的一件罪证。

一九三四年，山东省荣成县南下河恶霸地主张凤楷在乡间当伪区长。张凤楷本人无恶不作，他养的一条恶狗，也狗仗人势，经常拦路咬人。当地群众都敢怒不敢言。这年六月十八日，北齐山贫农陈缉〔ji 念积〕乾的儿子陈竹青在村南小树林里割草，张凤楷的恶狗张牙舞爪，朝陈竹青扑



来，陈竹青用手中镰刀抵挡，恶狗受伤后死在村西的一个林子里。第二天清晨，北齐山几个农民路过这里，发现了这条无主的死狗，便抬回去吃了。

张凤楷知道这件事以后，暴跳如雷，扬言要抓陈竹青“抵命”。陈竹青眼看大祸临头，夜里忍泪辞别父母，逃奔他乡去了。张凤楷便把陈竹青的父亲陈缉乾抓去，按倒在地，破口大骂：“老狗，你知道打死我家的狗是要偿命的，今天你交出人来便罢，不然，我要灭你的九族！”后来经人“说情”，张凤楷还是硬逼陈缉乾为狗“出殡”。年过七旬的陈缉乾当场气昏过去。等他苏醒过来，恶霸地主便逼他回家把他准备送老用的木料给死狗做了一副棺材，并把他家里仅有的一床被子铺在棺材里，然后放上狗的“灵牌”。恶霸地主还逼着他把“狗灵”停

在家里，敬“狗牌位”，披麻戴“孝”，守灵三日，日夜给狗烧香烧纸。为狗“出殡”的那天，陈缉乾被迫身穿“孝服”，端着“狗牌位”，拉着“孝棒”送殡。就这样，陈缉乾被折磨的卧床不起，不久便含冤而死。

恶霸地主张凤楷还不肯甘心，又让他的儿子张奇，带领家丁到吃过狗肉的陈缉琪、刘延全等农民家里取闹，强迫他们为狗立碑，并吓唬说：“要不照办，我要你们倾家荡产。”这几个农民有理无处说，只得忍气吞声凑钱给恶霸地主的狗立了碑。

荣成县解放后，恶霸地主张凤楷得到应有的制裁。在公审大会上，受害的农民诉了苦，伸了冤，北齐山的群众刨平了“狗坟”，推倒了“狗碑”。人们为了让后代永远记住旧社会剥削阶级的罪恶，把这块石碑一直保留到今天。

逃避抓丁，活人装死

在解放以前，国民党反动派为了进行反人民的战争，经常不断地大规模抓兵，地主阶级也乘机对劳动农民进行敲诈勒索，弄得千百万农民家破人亡。这块刻着“石庚全之墓”字样的石碑，就是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阶级抓兵罪行的罪证。

石庚全的家在湖南省长沙县，小的时候常由母亲带着他们兄弟出外讨饭，十五岁就给地主当长工。一九四三年，国民党反动派抓壮丁时，石庚全上了名单，地主听说要抓石庚全，就连忙把他辞退。石庚全回到家里，伪保长就来逼着要人。劳动人民谁也不愿给反动派当兵打自己的阶级

癸未年秋

石庚金之墓

隨弟黃致立

兄弟。石庚全也一样，不愿给国民党当兵。但当时没有别的办法，全家便苦苦哀求，伪保长答应交二十一担谷子可以不当壮丁。他们父子东奔西走，左挪右借，凑足谷子送给了保长。可是过了不久，伪乡长又派人来抓他，石庚全只好跑到亲戚家里躲避。伪乡长还是派乡丁一次两次硬逼着要人。正在这时，乡里流行天花，石庚全一个隔房嫂子染上天花病死了。于是邻居们便帮石庚全想了一个办法：借此机会假说是石庚全得天花病死了。他家在堂屋里停上棺材，便报了伪乡公所。伪乡丁跑来看他一家老小哭得凄惨，妻儿披麻戴孝，就信以为真，便回去报告。伪乡长不相信，亲自跑来看，这时棺木已经入了土。邻居们怕暴露真情，又在坟前立了个石碑，上刻“石庚全之墓”。这样，伪乡长才信以为